

## 风暖鸟声碎

石春燕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是唐朝诗人杜甫诗里的春天。时过一千多年，再寻其诗中情景，似乎只有日高花影重，鸟声稀可闻。说来奇怪，近些年，一到春天就有绿荫成行，百花争奇斗艳，却鲜见蜂蝶飞舞，难闻燕语莺声，感觉“鸟语花香”这个词只有在山区才用得上。但今年春天，不知道为什么，小区的鸟儿突然多了起来。

一到晚上，各种嘈杂的声响渐次消隐之后，一种美妙的声音就凸显出来：在三区公园旁边的居民楼里，浅睡的我时常被一种清脆悦耳的鸟鸣惊醒，它们的呢喃如此动听。什么鸟呢？在黑暗的树枝上或草丛里自说自话，却像一个个天才的声乐家口吐芬芳，令人陶醉、遐想。

二三月间，天鹅飞走前，每天晚上都在孔雀河里“克噜—克哩—克哩”叫，有时也在小区上空绕飞而鸣，似在告别，似在留恋。那些熟悉的鸟鸣消逝之后，寂寥的夜里时常会听见另一种冲破沙尘的鸟鸣叫，我以为是画眉、黄鹂、百灵那样美丽的鸟儿，没料到却是麻雀。

我小时候不喜欢麻雀，它们成群结伙在谷子地里啄谷穗，地里的稻草人奈何不了它们，我们冒雨在地里一遍遍地赶麻雀。后来学习了俄国作家屠格涅夫随笔《麻雀》，才对它们不那么讨厌。如今的麻雀还是老样子，一身棕褐色的羽衣，灰白肚子，吃得胖胖的，时常一惊一乍地低空飞行表演，就像周涛的散文《隔窗观雀》里描写的那样：“它总是拣那些最细的枝落，而且不停地跳。仿佛一个冻脚的人在不不停地跺脚，也好像每一根刚落上的细枝都不是它要找的那枝，它跳来跳去，总在找，不知丢了什么。它那么小，落在枝上就是近视眼中的一个黑点，它们长得看起来一模一样，像复制的。”因为文学的引导，让我有点喜欢上了叽叽喳喳地呼朋引



春天的火车 李海波 摄

伴、活泼泼的麻雀。

小区还有一种比麻雀小一号的鸟儿，灵巧秀气，全身黑白相间，戴着黑色的三角巾，黑色长尾巴上下摆动，腿细长如模特，蹦蹦跳跳像在练习舞步或在T台走秀，是鲁迅的百草园里白颊的“张飞鸟”，说是与京剧脸谱里的张飞有点关系。它喜欢在水渠边溜达。它叫白鹤鸽，叫起来激灵激灵的，《诗经》里叫做脊令，留有咏叹兄弟情深的诗句，故被叫做兄弟鸟，汉人也留下了“飞则鸣，行则摇”的人神描画，而我将其名、其声和此鸟对上号也才是近几日的事。

乌鸫是比麻雀、白鹤鸽大一号的鸟。从一篇文章里认识了乌鸫以后，发现小区里的乌鸫很多，每次在公园林间小路上都能看见几只。乌鸫不像麻雀喜欢在电线上晃悠谱曲，也不像白鹤鸽爱溜达，它有时独立于篱笆墙上，有时栖在枝头、灯杆上，自然也会在草地上啄食。乌鸫一身黑却不像乌鸦那样令人讨厌，它像登台表演的绅士穿着金属光泽的黑色燕尾服，嘴巴涂抹了鲜亮的桔黄唇膏，有些雍容典雅的气质，它喜欢独来独往，窝也筑在高高的树枝

上。有一天，我们在公园散步，一会听见咕咕咕咕，一会又听见啾啾啾啾，一会像美声的歌咏吟哦，一会又像轻俏挑逗的口哨，好像一支声乐队排练的笛箫箫笛，仰头一看实际上是一只乌鸫在白腊树枝上表演它高超的口技。难怪它在南方一些地方被叫做“百舌”歌鸟，养在笼中。不知道我在家里听到的鸟鸣是一只雄乌鸫对心仪对象的情话还是一对挚友的你来我往的风雅唱和。

小区院子还有一些鸟到现在我也不认识，鸟影从头顶掠过，只有惊奇的份。独特的鸟语自动加了密，它们的闲言碎语是议论生活的不易还是吐槽人类的碌碌无为，自是未可知，但带给我的愉悦却是难以比拟的。其实不止是鸟儿多了，蜜蜂也多了起来。有一年，我被黄庙杏子树上的蜜蜂蛰了一下，痛得很兴奋，这个世界还有嘤嘤嗡嗡的蜜蜂给我触动，真想念蝶舞蜂飞春意闹的画面啊。今年五月，在牡丹园观赏牡丹，又被小蜜蜂给激动了，蜜蜂在牡丹诗行里穿梭，有一种活水源头，诗意逐时新的意境。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我找到了唐诗里最妙的感觉。

他知道少妇买小鸭只是给小男孩做玩具，也知道两只小鸭很快便会在小男孩的手中失去生命。他客气地对少妇说：“对不起，我不能卖给你。”

少妇瞪大圆圆的双眼，五十元买一对，他居然拒绝。少妇奇怪地望着他，抱起小男孩，嘴里嘟囔着：“真是二百五。”

为了这些小鸭子，他曾挨家挨户收购鸭蛋，在他那间温暖的焙坊里他曾守了多少个白天黑夜，当这些小鸭子破壳而出时，他和他的老婆一只一只地抚摸、清洗着，放入暖暖的篓子里。虽然他不知道什么是尊严，但每只小鸭子都有自己的生命，没有人能随便地拿走它们的生命。

他挑起两只竹篓，在几位妇女的议论声中，走得悠然而沉稳。

## 土灶台

陶继平

老屋拆除那年，母亲执意要留下那口土灶。新厨房铺了光洁的瓷砖，装了轻便的煤气灶，可墙角那座用土坯垒起的老灶台，她怎么也舍不得拆。

这土灶台确是有些年岁了——灶面被磨得温润发亮，几道深浅不一的裂痕，是黄泥一层一层补过的印记；灶膛口熏得漆黑，伸手一摸，指尖便沾着厚厚的烟垢；老铁锅安坐灶上，锅底被烟火长年累月舔舐，结着一层灰黑的焦壳。

小时候，我总爱趴在灶边看母亲烧火，火光在她脸上明明灭灭，心里便有欢喜荡来荡去。

老屋翻新时，母亲特意请人把灶台细细修缮了一遍。灶面重新刷过，泛着淡淡的青灰；灶膛里的旧泥悉数掏出，新和的黄泥糊得严实平整；老铁锅也被重新打磨，锃亮如新。母亲依旧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在焕然一新的灶台前忙碌，动作沉稳舒缓，仿佛一切从未改变。

母亲天不亮便起床，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蹲在灶前生火做饭。柴火是她从山上砍回的松枝、杂木，劈得长短均匀，齐齐码在墙角。她点火的动作很轻，先铺一层松针，架上细枝，等火苗稳稳蹿起，才慢慢添上粗柴。灶膛里噼啪作响，母亲就着这一点暖光，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

寒冬的清晨，屋里滴水成冰，只有灶台周边是暖的。母亲早已把火烧得旺旺的，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红薯粥。我们姐弟四人围在灶前，伸出冻得通红的小手烤火。母亲从灶膛里扒出几只烤红薯，外皮焦黑，轻轻一掰，金黄的瓤冒着热气，甜得粘牙。她笑吟吟望着我们，不停地往灶膛里添柴。

土灶台最忙时是过年。腊月一到，母亲便在灶前连轴转。炒米糖，蒸年糕，滤山芋粉……蒸笼摞得老高，雾气腾腾，整个厨房浸在香甜的热气里。母亲在灶间忙碌，脸颊被熏得微微泛红，每一次掀锅，香气扑面而来，我至今还能闻到。

长大后，我们姐弟四人陆续离开家乡，在城里安了家。每次回老家，母亲依旧守着那口土灶为我们做饭。灶火映着她日渐花白的头发，锅铲起落的声响，和小时一模一样。我劝她别再用土灶，她只是摇头：“煤气灶做出来的饭，少了柴火的香。”

灶台翻新后的那一年，我回家格外勤。每次进门，总能看见母亲在灶前忙碌。我帮她添柴，她轻声说：“新灶好，火旺，省柴。”顿了顿，又轻轻补了一句：“还能用好多年呢。”

九年前，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后，父亲独自守着老屋。他平日多用液化气，偶尔才会点燃那口土灶。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去厨房站一会儿，伸手摸摸那灶台。指尖触到光滑的灶面，可一闭眼，眼前浮现的仍是那座熏得漆黑的老土灶，和母亲在灶前生火做饭的模样。

去年清明回乡，我在灶前立了很久。忽然想生一把火，可翻遍全屋，连一根火柴也找不到。父亲说：“现在都用打火机，谁还留火柴呢。”

望着那清冷的灶膛，我忽然明白，母亲当年执意翻新灶台，哪里是为了省柴、为了火旺。她只是还想为我们多做几年饭，多守几个清晨，多留一些灶火燃起时的暖意。

如今，那口土灶还在，静静立在老屋厨房一角。灶面渐渐泛白，灶膛里积了新的草木灰。

## 生命

徐骥

每年春天，他挑两只竹篓走街串巷贩卖小鸭子，五元钱一对，一公一母。

这天，他刚在一城乡结合部停下，几位卖小菜的妇女围拢过来，你几对她数双地抢买着。“慢点，慢点，不要弄死鸭子！”他兴奋地叫着，两手同时快活地忙乱起来。

也许是小鸭子脆嫩嫩的叫声，也许是小鸭子柔绒绒淡黄色的吸引，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丢掉手中的玩具，挤进妇人中间，伸出白嫩的小手便去捉那些可爱

的小鸭子。

他小心地扳开男孩的手，但男孩仍倔强地伸出另一只手，他不得不一只手同时捉住男孩的两只小手。小男孩急得哭起来，“妈妈，妈妈，我要小鸭……”

一只丰腴的戴着金灿灿手箍的手从男孩背后伸出来，手中捏着五十元钱：“给我一对。”

他抬起头来，落入眼帘的是一位漂亮而时髦的少妇。但少妇那美丽的大眼却根本不瞧他一下，只是将钱递到他怔怔的眼前。

